

障，雖或繼起不虞無人，但以我們相依很久的模範軍人，一旦遠離我們，自不勝其去思了。從此十九路軍已不見再有留在上海者，不知我忠勇的壯士們，將後在何處抗日？何處立功？

我們盼望那個去抗日呢？

君宜

這兩個月來，因為察省的事件，鬧得整個的中國，佈滿着陰霾。這問題是在因為抗日而隨時有弄成內戰的可能。中央軍和馮玉祥駐察的軍隊，雖雙方皆說着槍口不對內，而盤馬彎弓之形勢，與各方代表之格釋於道路，實在使我們老百姓不能放心。如果雙方真個不顧一切，自相殘殺起來，不但騰笑中外，且使我抗日的力量，無形銷滅，安知不為愛國者所痛心，而大為漢奸所笑乎？

國內顯然分成兩派的對立；一種是主張抗日的。一種是主張不抗日的。主張不抗日的說馮玉祥不應在華北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才喊着抗日，未簽字以前，未聞與抗日軍隊一致作戰，自亦有相當的理由。然而抗日是國人天經地義的責任，凡在未收復國土以前，皆應抗日，抗日的中止，必需以收復國土為前提，那末馮玉祥的抗日，雖沒有早把他的力量表現起來，但繼續抗日總是不該有罪的。（本刊三十期王盾君論馮玉祥「在政府艱難簽訂停戰協定之後，驟為此違反政府之舉，似甚有罪」云云，未免太主觀了。）比如在民衆方面，不論青年羣衆，及在野名流，無不認馮玉祥的抗日為需要，足見人心之一般。但馮玉祥抗日究竟有沒有力量？如日未抗成而反把察省做了四省之續，是否須先為顧慮？政府常常大聲疾呼，阻止馮玉祥的抗日行爲，就爲此一層。馮玉祥抗日如果祇仗一己的力量，沒有中央幫助，會不會失敗？失败了能不能挽回？此在馮玉祥是十分躊躇滿志的。

經過廬山會議，與雙方態度信使往還的結果，政府在必需阻止而決不討伐的原則下，終於把馮玉祥軟化下來。我人使一讀其歌電，有云：「玉祥誓死抗日，原期對外犧牲，端雪國恥，若因此反招致政府軍

之討伐，釀成內戰，則不惟玉祥所不願見，亦國人所不忍聞」。及「玉祥舉義迄今凡七十日，報國之力已窮，復土之願未遂，深愧無以慰舉國同胞之熱望，然抗日雪恥之念，愈挫愈堅，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此可自信也」云。彼不滿於政府的不加協助，意在言外，而馮玉祥在此種形勢上如仍言抗日，已成空論了。熱望抗日的同胞們，或聽到馮玉祥之忽然消極而大失所望，但這又有怎麼用呢？

有人說，政府對於日本的一再讓步，實在爲一時權宜之計，不過馮玉祥是急進，而政府是緩進，其爲抗日則初無二致。所以汪精衛院長有充實國力與民力的主張。或者察省民力的暫時消亡，反是國力的增加，也未可知？所以我預料日本柴山陸軍武官，對何應欽將軍的警告：「中國方面應保證將來充分尊重停戰協定之精神，並處罰馮玉祥。」政府爲充實國力起見，也只得委屈求全，察省不久還是放棄多倫，恢復原狀，大概是無可避免的事。

馮玉祥既認爲報國之力已窮，察省的十餘萬軍隊，也免不了分散；而今而後，我們盼望那個去抗日呢？這是個謎！

實業界應有之覺悟

東·觀

自從海禁既開以後，外來的資本勢力，逐漸的深入到中國的各部。金錢的漏卮，年有增加，雖敲骨剝髓，不能喻其殘酷；所以稍具世界眼光的人們，莫不以提倡實業，爲救國的第一方案。如南通的張季直先生，更能利用着地方與外省的資本，盡力提倡各種實業，不到數年，成績卓著，不但在地方上舉辦了不少有益大眾的事業，而中國各地的有志於實業者，亦聞風而起。所以現在談到實業的無人不記起張南通的偉大。

中國的提倡實業既有數十年的歷史，現在於各方面，雖還有相當的進展，亦間有數家，已經算達到了成功之域；然而從大部份說起，中國的實業，實在已到了極點，因資本的不充足，往往用了很高的

利貨，以資周轉，乃以國內的不景氣，商品的不能暢銷，企業家雖有飲欲止渴的勇氣，也難免朝起夕仆。即稍有資本的廠家，因為管理不良，缺少營業眼光，勞資間不能預謀協調，同業中祇知傾軋，不知聯絡，遇有打擊，祇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無整個的計劃。所以中國各種企業，一遇風浪，即不可救藥，此其為外來的摧殘者尙少，而其為內在的矛盾者居多。

就各種病源當中，實業界最大的致命傷，是缺少同業的聯絡。「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一般企業家，幾無不抱此種見解。然而每是逢到無可挽救的命運中，誰能夠獨善其身的呢？

凡與國內實業界，——尤其是上海的實業界，稍微熟悉一些的人，大概多能知道一些的吧！所謂國內有數的實業家，他們同業的嫉妬很深，且各要做「大好老」。葫蘆裏各買各的藥，各顯各的神通，不肯與人稍通聲氣，什麼互相提攜，更不用說了。他們的門氣，有以集團為區別的，有以地方為區別的，各立門戶，各樹旗幟，故幸而時運相

濟，也不過是一派一時的勝利，與國內全部事業無關，一旦遇有國際的競爭，遂在各不相救的當中，各自沒落了。

因為實界各自為政，且多疑善慮，失去了本能，他的對於政府也處於若即若離中，或是敬而遠之的。因為如此，他們常感覺受到政府的痛苦而得不到益處。這並不是政府一定對於實業界不愛護，而是實業界太不會利用政府力量的緣故。此種說法，或為我國實業界所不欲承認；但我們試一觀其他國家，不都是由實業界幫助政府，政府幫助實業界的麼？政府與實業界，既有互相幫助的義務，那也有互相監督的可能，如果那一方面，有使另一方面受到不良影響的，自亦須加以限制，或設法消除。但要到這種程度非使實業界拋棄着他們獨善其身的私見，走向闊大，光明的道路上去，即凡從事於實業的人，皆須用全體的力量，智力去對付一切。他所應注意的事業，是要為整個的國計民生，而不是為一集團，一地方，或一人。我以為實業界的團結，為今日應有的覺悟！

芙蓉牌

香煙



氣比花馨
味同酒冽



出品公司煙成華



青市行政咨訪錄(二二二)

(二二三)工務局之沿革

緒承續

青島自接收後，關於工務事項，於膠澳商埠督辦公署內設工程處，司工務行政。另設工程事務所，辦理施工事項。關於自來水事務，設水道局專司其事。嗣工程處改為課水，道局改設水道事務所，十三年五月工程課又裁撤工程事務所，直隸於督辦公署內，分文牘、庶務、會計各室，設計道路，營造各部。八月復改組為總務、道路、建築、營造各部。十四年七月水道事務所裁撤併入工程事務所，復改組為總務、土木、水道三科。十八年四月，國民軍北伐成功，中央派陳

中孚接收青島，設接收專員公署，工程事務所之制未經變動。七月一日，青島特別市政府成立，遂取消工程事務所，設工務公用兩局，分司其事。該局乃專掌理全市工務事宜。是時本局設立四科：第一科分文書、事務、統計三股；辦理文書、統計、會計、採辦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事項。第二科分設計，測繪二股，辦理各種工程之設計估價製圖及保管儀器事項。第三科分施工，樹藝、保管三股，辦理全市道路、污水排洩、河道、溝渠、橋樑、公園、公墓等建築修養，危險建築物之拆除，工用器械器具之製造修理，行道樹藝之整理，及材料工具之保存收發等事項。第四科分取締，審查、登記三股，辦理公私建築物堆積物之取締監視，審核建築圖樣，發給營造執照，審核採取沙石等項，及建築工程師營造廠之登記等事項。十九年三月又奉中央令將公用局歸併本局，除原公用局執掌關於交通車輛事項劃歸公安局，關於度量衡事項，劃歸社會局，該局執掌關於行道樹藝事項，劃歸農林事務所管理外，所有原公用工務兩局執掌事項，悉歸該局管理。是時該局設立四科：第一科分文書、會計、事務三股，辦理文書會計採購材料，辦理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事項。第二科分設計測繪二股，辦

及橋梁道路水道公共建築物之測繪等事項。第三科設施工保管二股，辦理道路橋梁溝渠堤岸污水排洩市場等，及其他土木工程之建築修理監造拆除及保管材料工具機件等事項。第四科分審核，註冊、公用三股，辦理公私建築之審核勘驗取締發照各建築工程師，及營造廠等之註冊登記，公共廣告場所及一切廣告之招貼經營管理取締，以及公用事業之監督指導暨路燈管理等事項。又設自來水廠，分工程業務二股，管理自來水事務，迄於二十一年一月，又奉令減政，除第一科水廠仍舊外，將第三科事務併入第二科，原有第四科改為第三科，成為三科一廠。至二十一年六月又奉令將廣告事項劃歸社會局管理，此該局行政組織職掌沿革之大勢也。

(二十四)最近施政重要方針

(甲)擴大青市範圍及劃分區域

青市人口，逐年增加，原有市街，不敷應用，故新闢市街，年有增加。已成者如榮城路東特別規定建築地，貯水山，及龍江路，信號山

君欲居處優適乎？

安利洋行盡量供給：

各種門鎖

各種衛生器具

各種建築材料

精	美
耐	用

行址上海南京路一號沙連大廈

街，四方新中心市街，及台東鎮以西工廠地等。擬開市街，而待計劃者，有浮山所，仲家窪，東吳家村等地，面積甚廣，形勢佳勝。以上各地均為最近數年中擬行擴展之市區，大部作住宅之用。若本市至全盛時代，則市街所占面積，當二倍於現有者。東至浮山，北至滄口李村，西南至海現有市街，及最近擬加開闢之地，及市內至滄口李村幹道兩旁一公里之地帶等，地位適中，交通便利，擬劃作商業區。商業區之東，如現有之湛山，太平角，榮城路東特別規定地，馬場等，及將來發展之田家村，東吳家村，及台東至李村幹道向東一帶，林木蔥鬱，風景幽麗，劃作住宅區，最為合宜。現有大小港一帶，及將來擬加填築之四方海灣等地，為海陸運輸之集散場，地勢平坦，設備完全，擬劃作港埠區。其餘沿膠濟鐵路一帶，自四方至滄口，及現在台東鎮以西，工廠地一帶，西鄰港埠區，東南接商業區，運輸銷售，兩俱便利。且此處地帶位於全市之最西北部，因該市風向以東南風為最多，所有此處工廠放出之煤烟毒氣等，不致吹送於商業住宅二區以內，位置適宜，交通便利，允宜劃作工業區。以上商業，住宅，港埠，工業四區，為組成市街之主要成分，至市街以外之地，如勞山為著名之遊覽勝地，風景古蹟，均有可觀，擬加以整理，建設為名勝區；薛家島、陰島、沙子口等地，漁業發達，擬加以提倡獎勵，設法製造，力求完備，擬劃為漁業區。其餘各地，沿海產鹽，內地務農，按其業務，隨時注意其生產與製造，而指導改良之，固不必籠之以區，而始足以言管理也。

(乙) 開闢路線

該市擬開闢之道路可分三種：

(一) 市街道路 市內舊路視交通情形，而分幹道與支路。幹道為某一地帶與另一地帶交通必經之路，車輛既多，行駛又速，是非廣其路幅，坦其路坡，不足以免除擁擠與危險。該市幹道之寬度規定約二十四公尺左右，惟經過山林無房屋之區，則其寬度可略為減小。支路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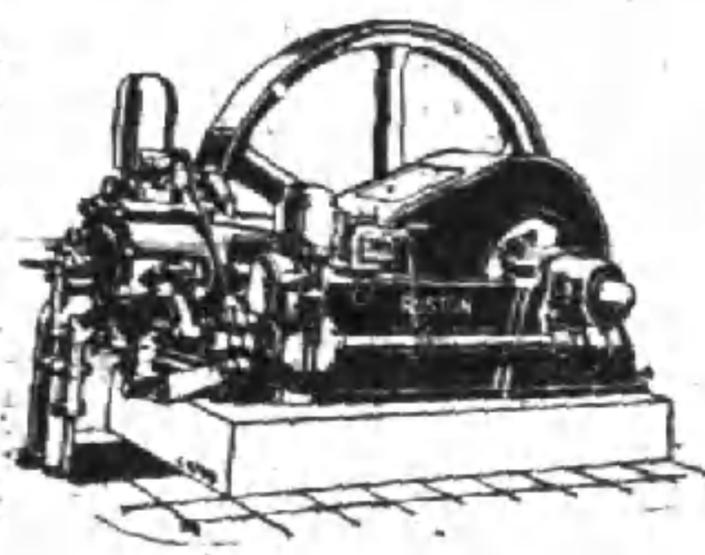
拓，除已有者尚擬添築四條，(詳工務方案內)支路則開闢市區之大小而定增築之多少。

(二) 鄉村道路 本市疆區遼闊，市區不過占一小部份，其餘概屬鄉村。鄉村與市區之關係，亦殊密切，故其道路之連結，亦不容漠視。舊有鄉村道路，雖不為少，然有大部窮鄉僻壤，無新式道路為之交通，不便孰甚？現擬於二十一年底完成此項道路，約二十餘條(詳工務方案內)

(三) 名勝區道路 本市背山帶海，風景天然，尤以勞山一帶為最著名。四時遊人衆多，苟能再加人工佈置，則更將受中西人士之歡迎無疑，此關係於本市繁榮者，亦鉅且大。現擬先從開闢道路着手，在茲數年中，擬開此項名勝區道路凡六。(詳工務方案內)

露斯頓柴油引擎

自四十起至一千二百匹止



經濟省費

信用可靠

上海英商安利洋行 獨家經理 南京路一號沙遜大廈

長篇小說 幻夢〔四十四〕

墨逸譯

「娥絲塵女士！」黎佛喝止道

：「我明白你心裏很憂愁，可是你只能在你心裏發愁，不能無故的來打斷我們的談話。你得知道我們現在的工作正在緊要的關頭啦。」

「我可以告訴你，」梵娜轉過臉來向娥絲塵說：「我可以，娥絲塵女士。當時我也這樣想過，可是你總明白在那會兒而且在那種地方就是你自己也免不了要糊

塗——」

「請你別說那些廢話了，還是轉到我們的問題上罷。」黎佛不耐煩似的說：「然後，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兒呢？」

「然後麼？唉，我是醉啦。」梵娜皺起眉頭說：「他們給我酒喝——那是一種有藥味兒的酒。我喝的就是有藥味兒的酒。我喝了這種酒，馬上就醉了——醉了麼？唉，不是的，簡直是死了過

去啦。」

「上帝，啊，上帝啊！」范夏突然站了起來，跑到壁爐那兒望着那張上帝的畫像和發瘋一樣的嚷着。

「然後呢？」

「還要『然後』麼？我不是已經說過喝了酒以後簡直是死了過去麼？那末，我再能告訴你些什麼『然後』的事兒呢？哦，我記起來了。第一個『然後』是睡了一大覺。第二個『然後』是當我醒了的時

且寂靜得好像躺在坟墓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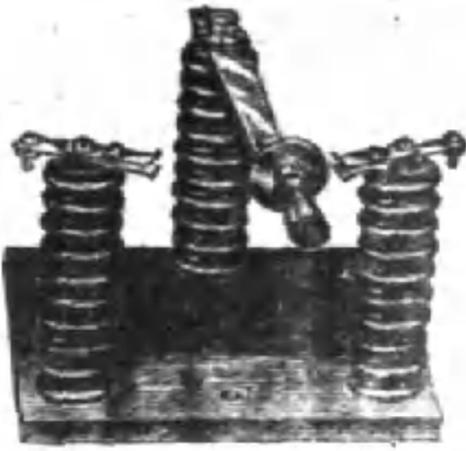
「你已經想不起你是怎樣到那兒去的麼？」

「想不起了。」她的頭搖得像一棵小樹在狂風中那麼搖曳一般。

「那末，你醒了以後，總大聲嚷了起來？」

「沒有，我一聲也沒有嚷。因為這是第三個『然後』了，用手去摸脖子裏的那個鑰匙仍是好好的掛在那兒。既然鑰匙沒有發生意外，我就不願意驚動別人啦。」

「你沒有對別人說過麼？」黎佛的眉頭慢慢的舒展開來。



四方無線電機材料公司乃為十餘工程專家私
資所創辦機器皆自造自售純採薄利主義故為
各界所樂用如君直接惠臨訂購則敝公司貨品
之精美與價格之低廉必使君十分滿意也



一只對素都司先生說過。起初我本不想告訴一個人，可是後來我爲了要得到一個妥當的解決辦法，所以就——她戰慄着，同時眼眶裏裝滿了淚水。

「我要問問飯廳裏的幾個僕人。」黎佛向范夏說：「有許多事兒是在這位喝了藥酒而醉倒的女孩兒能知道的，只有從那些僕人們着手了。范夏先生，請你叫他們來。」

范夏聽了便去掀電鈴。蛾絲塵厭着那位偵探，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眼睛裏邊漾着恐怖和愁思。過了好一會兒，她忍不着的說道：

「梵娜，你自己甘心墮落雖不管什麼事兒，可不能把我也拖下水啊。你這樣的害人是不是存心這麼跟我搗蛋呢？」

梵娜悄悄的抹去了淚水。蛾絲塵的話又引起她的怒火，但是她不願意和這樣無賴的女人多談，只不過向蛾絲塵苦笑了一下。

僕人們陸陸續續的來了。有幾個在飯廳裏伺候客人的說，他們只記得有一個小桌子上坐着一男

兩女：一個男人是穿的藝術家衣服，一個女人裝飾得很妖豔，另外一個女人也許就是梵娜——因爲她戴着面網，穿的衣服雖認識，可也不敢斷定她真是梵娜；他們也沒有聽見她醉倒，更沒有聽見她給別人扶了出去。有幾個僕人說，他們的職務是站在門口給進出的客人開門；假使她真的醉倒給別人扶了出去，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她不能不開門就去了。結果，他們全敢證明沒有這回事兒。

「窗戶全開着麼？」黎佛疑惑的問：「她們的桌子擺在那兒的呢？」

「在窗戶對過，先生，離窗戶很遠。」一個僕人立刻回答。「窗戶全開着。」

「你們不以爲一個喝醉了的女人能給別人扶着穿過飯廳從開着的窗戶走了麼？」

一個在門口給進出的客人開門的僕人說，這是辦不到的事兒。因爲整個飯廳到處全是桌子，並且每一個桌子全有人佔據着。除了飯廳裏發生了大混亂。是沒有一個人能這樣很容易的扶着一個喝醉酒的女人穿過飯廳而從開着的窗戶出去的。黎佛默然，便揮了一揮手，吩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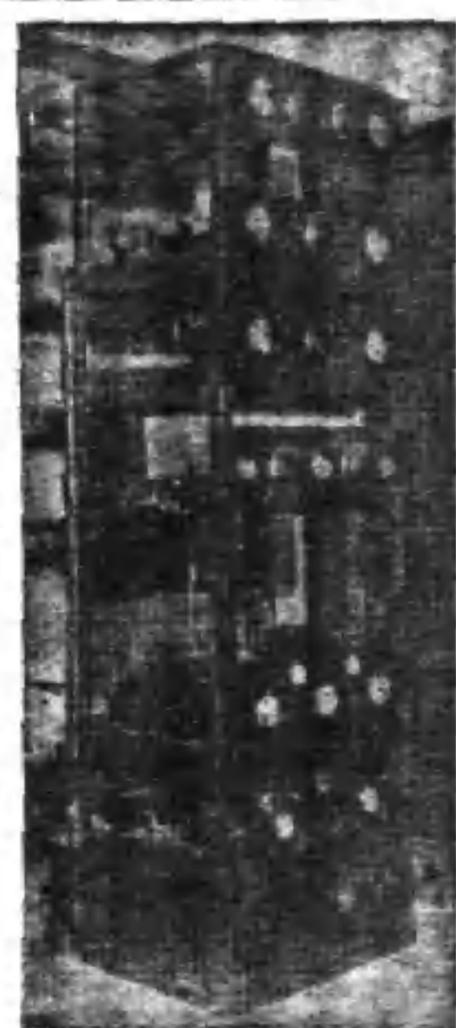
本公司營業大綱
製造機器
設計電臺
工程修理
零件裝配



本公司承製各項軍用商船用大小機器如承各界訂購無不竭誠歡迎



工程堅固！
定價低廉！
出貨迅速！



固定式短波發報機（電力自一百瓦特起）

短波軍用無線電機通信範圍
小型收發報機……一百五十華里
十五瓦特收發報機……七百華里
五十瓦特收發報機……二千華里
一百瓦特收發報機……三千華里

四方無線電機材料公司

辦事處上海金神路父薛華立路口華別墅一號

他們全出去。他靜靜的坐在那兒思
索着。過了一會兒，他對魏絲廉和
范夏說道：「我有一點兒不能公開
的問題打算問海爾絲女士，你可以
和范夏先生到隔壁屋子裏去坐一會
兒麼，魏絲廉女士？」

魏絲廉滿臉不願意的樣兒走了出
去；范夏跟在後面。范夏走到門口
，不自主的回過頭來看了魏絲廉一
眼；她正站在窗前凝視着外面花園裏
的花草，她的臉色是那樣的嚴重而慘
白。

「怪可憐的小女孩兒！」他自言
自語的說：「可憐，真是怪可憐的
小女孩兒啊，唉，當初你不聽我的
忠告，現在可找麻煩了罷。」
等到屋子裏沒有別人的時候，黎
佛叫魏絲廉坐下，他自己坐在她對面
不遠的一個椅子上。

「海爾絲女士，我真不忍心這樣
說，可是我又不能不這樣說。剛才
那些僕人的話你總聽見了。他們全
證明你的話不能成立。所以你的嫌
疑是說不了啦。」

「的確沒有一句誑語。」她在她
對面坐下。她聽了他的話也不驚慌
。自從魏絲廉走了以後，她覺得屋
子裏的空氣似乎不那麼緊張和悶人

了。「黎佛先生，我說的話全是
我經過的事實。」

同時，她臉上現着誠實而坦白
的神情，然而在做偵探的黎佛看
來，以為這個女孩兒是假裝的，
心口完全不符。一個犯了罪的人
，不問是初犯或積犯，在沒有判
決以前而正神審問的時候，外表
總是裝做誠實而坦白，希望自己
逃避了法律。現在，魏絲廉嘴角上
掛着微笑，深藍色的眸子裏閃爍
着坦白的光輝，天真而瀟灑，但
是誰能說凡是犯罪的人全是目露
兇光滿臉橫肉的人呢？於是，魏
絲廉的希望是很少的了。

徵求第一卷第二十期

循環週刊

如有人以第一卷第二
十號循環週刊一册寄
至上海漢口路九號四
樓十四號益友社賬房
開者一概贈閱本刊半
年以收足五百册為限
存書諸君希加注意為
荷

新通公司

上海九江路大商場

電話一九〇三六及七號

經理家園

- 卜郎比廠……蒸汽透平機
- 克勞司萊廠……紫油引擎
- 第一煤氣廠……煤氣引擎
- 史的勒廠……各式電梯
- 第傳德廠……保管庫
- 環納司廠……抽水機
- 其他不及備載

天津 廣州 香港 廈門 汕頭 太原 漢口 長沙

改良睡眠方法

日來天氣悶熱異常，睡眠時偶一不慎，最易
感受風寒或發生胃腸症，今有一法，可免此
患，睡眠時先以大浴巾一條圍裹腹部，再蓋用避風
，原價四角半）設或因身體伸縮，而與毛巾被
護體之毛巾被，但有大浴巾保護腹部，風寒亦難
脫離關係，但有大浴巾保護腹部，風寒亦難
侵襲矣。

三友實業社

門市部 郵售部 啓
上海南京路 浙江路東首

南極

小言

棺材裏伸出手來

王懷慶

世界上爲什麼要物質文明？一切也爲什麼要科學化？一九三三的生活爲什麼比一九三二更要進步、文明、而且科學化？這，簡直是莫明其妙的一件公案。假使有「物極必反」這回事的話，則在我看起來從此以後是不該再文明、進步，而且科學化了。換句話說，此後不但要鬧倒車，更該退化到「茹毛飲血」的世界或時代去。此無他，乃因這個年頭無論做什麼事都離不了錢，愈要使生活鑽進物質文明的圈子裏，夏天到影戲院看影戲如同到莫干山去避暑，吃飯喝水甚至大小便都像囚犯那樣稱分量或按時而科學化的做，則愈少不了錢。可是，錢這樣東西很奇怪，一天做到晚，力氣用得愈多的人，所賺的錢簡直連老婆都養不起；反之，錢多的人，每天費十分鐘的時間只要用三個指頭在算盤上撥弄兩下，某銀行存款增加利息若干，某種事業賺了若干，由小康之家變成大富翁指日可待。當然，窮人未必不是人，富人未必都像人，然而窮人總是眼紅富人的享受物質文明而且科學化的生活；這樣又好像富人都是人，而窮人則不像人了。自嘆命苦的窮人固有，但，不甘過貧窮的生活而妄想做做一九三三的人就鑽進物質文明的圈子裏的窮人也未必沒有，蓋他們自付窮富都是人，理應一視同仁也；若

沒有錢享受物質文明，於是，幹——貪污、明搶、暗盜、出賣人格，等等而又等等科學化的弄錢魔術層出不窮矣。（當然，在另一方面說，也是爲了給資本家壓榨的結果。

道學家見之乃搖其首而長歎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曷勝浩歎！」所以懷慶雖非道學家，但亦贊成復古，乃苟而「古」能「復」到「茹毛飲血」的世界或時代，則金錢還有什麼用處呢？那時，窮富不分，且無物質文明可享受，爲派化爲烏有，天下乃太平。

然而，不管貪污、明搶、暗盜、出賣人格等等弄錢魔術要得如何出神入化，嘆觀止矣，有一種錢似乎不應該把一顆心爛掉，而從棺材裏伸出手來賭擲；那就是義勇軍的捐款。

據報載：全國人民捐給馬占山將軍的錢共有二千萬，而馬將軍宣佈僅實收一百七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元六角七分六厘；其中一千八百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元三角二分四厘已不知去向。究竟是誰拿去了呢？若說是那些經手人身在物質文明的上海而忘了在冰天雪地裏的

勇士把這些錢都「揩油」了；我初不敢相信。因爲那些經手人們不是從關外到上海來做後防工作的，便是些「愛國不敢後人」的中國人。然而，一千八百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元三角二分四厘究竟沒有到了馬將軍的手裏，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因此，使有人說，一定是那些從關外到上海來做後防工作和「愛國不敢後人」的經手人「揩油」去了；我繼有疑惑之念。迨日前晤服務某老報館之友人某君語我：「某老報館在各地捐款給馬將軍時，亦代經手。此次馬將軍自海外歸來，因其所收到之款與所捐之總數相差甚鉅，乃查舊賬。其中有一筆捐款美金三千餘元僅有空函一封，而款未收到，視之乃某老報館經手也。遂派代表往詢該館。經該館檢查，已交某最老銀行，且該行並有收條予該館。復往詢某最老銀行，據該行查賬後，答云：「此款尙存上海某最老銀行」。我聽了很奇怪：某最老銀行爲什麼不匯到黑龍江去呢？若沒有人向該行詢問，則三千多元美金算是誰的呢？當然，以偌大的某最老銀行，決不會要這筆區區三千多元美金的，可是誰能知道該行賬

SKODA WORKS

F A R E A S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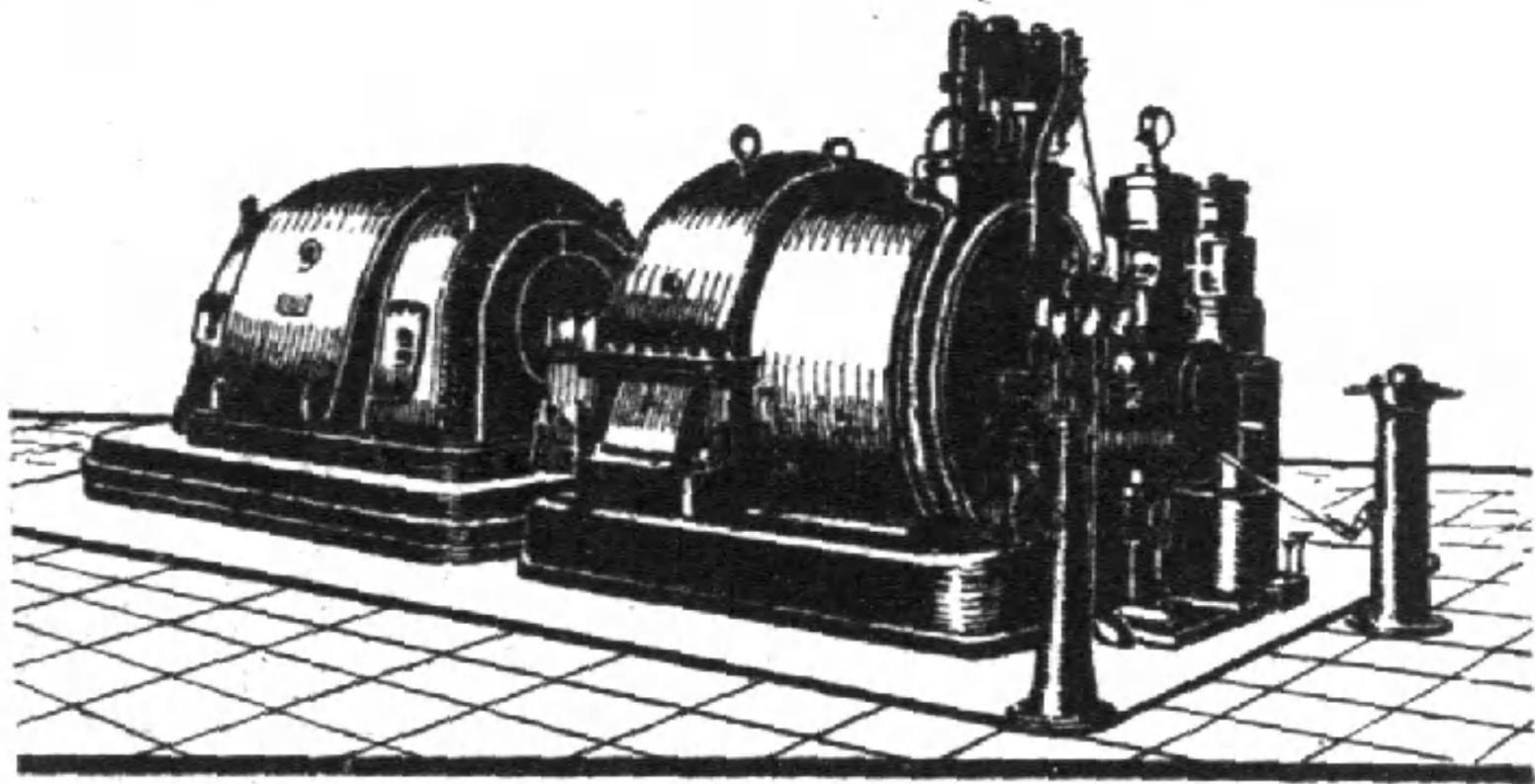
捷 克 國 斯 可 達 工 廠

分 辦 事 處

哈 爾 濱
 大 連
 香 港
 東 京

遠 東 總 辦 事 處

上 海
 黃 浦 灘 廿 四 號
 總 務 部
 電 話 一 二 九 八 九
 營 業 部
 電 話 一 〇 三 一 八



本廠為世界最大名
 廠之一僱有工人五
 萬餘名從事製造各
 種機器以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茲摘要露
 佈
 上圖為本廠售與福
 州電氣公司三千啓
 羅華德透平發電機
 全部設備之全景

上沒有第二筆或第三筆的三千多元美金」尚存上海某最老銀行」呢？再根據此點，則彼輩身居物質文明的上海的那些從關外來的幸運者和「愛國不敢後人」的經手人，把一千八百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元三角二分四厘分藏在各人的腰包中乃是意中事；我終於相信誠有是事也，固未冤枉彼輩焉。（因那些從關外來上海做後防工作和「愛國不敢後人」的人雖生於一九三三物質文明之時代，但均窮措大也。）

錢的好處人人知，不管是什麼抗日不抗日的錢，尤其是鑽在物質文明的圈子裏一九三三的人更知道錢的妙處。

這筆二千萬的捐款中，捐十塊八塊的富翁的錢可謂少極少極，都是三角、五角、一塊、兩塊的靠力氣換來的血汗錢。這種血汗堆積成的二千萬都到了馬將軍手中固未必能戰勝日軍，但至少能持久若干時，不會敗得那麼快。所以，既不是抗日軍所得到，我們這般靠力氣換來的血汗錢實不願意給那些經手人拿去鑽進物質文明的圈子裏去享福，我們要求還給我們！（據摩前後共捐過四元十四角，如蒙退還叨光少統兩千多字的腦汁，真是陰功積德！）

請問：還有誰再鼓起什麼「愛國熱忱」而把血汗滲透了的金錢去「踴躍捐輸」呢？

然而，假使現在仍是「茹毛飲血的世界或時代金錢有什麼用處呢？我詛咒資本味十足的物質文明而且「揩油」科學化的現代。

附註：「某老銀行」與「某最老銀行」，作者原擬用真名；

但是後來一翻，作者年歲很輕，而本刊也只有三年歷史，對於「老」與「最老」者恐有不敬，乃隱其名。然而，讀者一定能理會到「老」與「最老」者的原名是什麼。末了，我要鄭重聲明的是：馬將軍和「老」與「最老」者的交涉完全是事實，並有相當的證據。尚祈讀者諒察，為荷。

（廿二年八月四日）

呼籲〔文藝〕

智德

英子！真想不到生成的命運會如此的慘酷；雖然人生的終結，不免一死，然而這非份的死了，叫那潔白的稚心何處去伸冤呢？

你在表面上說來，是我知心的朋友，能瞭解我一切的；然而你所能瞭解於我的，怎能及於我所忍受的千萬份之一呢？唉，一次次傷心的痛哭，雖然給你暫時的安慰住了，但是你那能知道這孤寂的心是比創痛還創痛的吗？

和你同學的時候，我每天終要遲到，經了先生的責罰和同學的訊問，我却一聲也

不響。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同情於我的一個人。實在我真不願把這家庭中父母待遇的慘酷，告訴給你們聽，給你們一個輕視的職笑底機會呀！

我的媽媽雖然是親娘，但是那副手段，却比後母還惡毒，還可憐，可是那惡毒的一句話，又有些疑問了，怎麼她特別的兄弟，如此的優厚呢？唉！從此就養成了我這悲嘆命運的性情了。

別個兄弟還在呼呼熟睡的時候，母親就叫了我起來，去做種種婢僕都要伸舌的工作；在大雪紛紛下着的菜園中，就要赤着腳去拿菜；在烈日炎炎的日光下，就叫我挑水，穿着舊爛的衣服，赤着烏黑的腳，躲在屋角裏，親戚們都

現代化最進步的調味料



各大食物店均有經售

着母親說我不長進，沒出息；假使給他們看見了我所做的種種工作，恐怕那鑽石的心腸也有軟化的可能，然而我母親的心却比鑽石還要硬！

一年年歲齡的增加，就使我瞭解這困頓生活的緣由。唉！我真想不到人心是如此惡毒，不知不覺的錯誤，及曾養成這終身不幸底待遇。

原來在我五歲的時光，曾有這麼的一回事：

我爸爸是個出外經商的人，每年就回來一次，我的母親因過不慣這孤獨的生活，所以就辦了隔鄰一個蒙塾教授。在這辦塾的三年中，媽媽待我十分的好，時常做新衣裳給我穿；並且那位蒙塾教授，也時常的買糖菓給我吃，所以在我短短的一生，這是最可慶幸的一頁了。

但是不幸的命運，也就跟着來了；在我七歲的那年，爸爸照例的歸來，在吃過飯將要睡的時候，我就向媽媽問着說：

「媽媽，另一個爸爸怎不叫來睡？」

爸爸聽了這句話，就逼着問我，誰是另一個爸爸？

「隔鄰的王伯你不知嗎？」

唉，就是這一句簡單的話，就會掀起了我一生不幸的命運。爸爸就惡恨恨的站了起來，向着媽媽痛罵幾聲走了，永遠地離開我了。唉！從此剩下了我這孤零零的弱兒，做了母親憤恨的發洩品。我真想不到一個慈愛的母親，刹那之間，就會睜起眼睛，像惡魔般的拿起棍子，向我亂打。我那弱小的軀體，就被打倒在地。

股上的青痕和頭上的疙瘩，也就隨着棍的拷打而浮起來了。在疼痛之中，強硬的從地上扒了起來，用手捧着腦兒，沒命的逃到草間裏去了，這一夜就在草堆上蹲伏着過去了。

其實一個七歲的小孩子，怎能知道人生的秘密呢？那時的一陣痛打，真好像是青天霹靂，突然間的狙擊吧了；心中何嘗有知道這被打的由來呢？

從此我就墮落了，爸爸是永遠的離開我這可憐的孤兒，備母親的痛打了。二年後的媽媽，雖然同別一個商賈媾合，可是我仍舊過那傭僕的生涯，竹鞭的痛打，就成了我日常的工課。皮膚上隱隱的傷痕，佈滿在全身。我記得有一次額上打起一個拳頭大的疙瘩，同學問我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就撒了個謊說是跌了一交，唉，跌了一交，當我講出這四個字的時候，心中的慘痛，是到達如何的程度呀！

媽媽同商賈生了幾個孩子後，我的生涯，是格外的慘苦了。一天到晚，工作後所得到的酬報，就是鞭打，飢了以後沒有飯吃，凍了以後也沒有衣穿，想到別的兄弟的情形，真是心痛如割！

在我十四歲的那年，媽媽另買了一個婢僕進來，從小就失了慈母之愛的我，聽了那婢僕親熱的呼慰，我就深深地戀着她了。在更深人靜的時候，我也曾偷偷地走了出來，去吻那年青的女僕，那就我身體上的痛苦，雖然一天天的加重，可是精神却有依托的所在了。有時她看

國民政府工商部註冊財政

部特准用鹽及出品免稅

原料 餘姚食鹽及國產石灰
出品 鹽酸燒鹼漂粉及鹽化硫

創立年月

民國十七年五月

天原電化廠

股份有限公司

太極



商標

創造基本原料 實行實力救國

事務所

上海英市路一七六號
電話 八三一五五

無線電報掛號四二五八〇石

製造廠

上海白利南路四二〇
電話二九五二三號

了我身上的青痕，就摸撫着哭了。

在沒人看見的時候，我就倒在她的懷中，訴說我心中的苦哀。呀！我真敬愛我那精神上的安慰者。原來她也是個天涯的淪落人，她也曾受了家庭的擯棄，來做婢女的呀！可憐她在悲憤交集的心中，還能抽出一部份的心兒，來安慰我。可知她在開懷我的時候，她想到自己的創痛，可要哭成怎麼的一個人呢！

自從瞭解了境遇的可悲以後，我們倆就格外的相愛了。我們幾次三番的想私逃，跳出這萬惡的火坑，但是不能呀！經濟第一個不允許我們，社會何嘗許我們立足呢？所以幾次的計劃，終於沒有成爲事實。

後來，唉！真傷心！薄命人究竟是薄命的呀！我那精神上的慰問者，被母被轉賣給他人了，並且又要帶到北邊去了，唉！可憐！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絲萍絕筆

我走進法公園去

完 白

我走進法公園去，我渴求着新鮮的空氣。我走着，腳下響着枯黃的落葉；我走着，口中吸着新鮮的空氣；我走着，我忽然聽見兵士步伐的聲音，我更聽見異樣口號的叫喊，我驚異，然而我仍然走着。

在一堆常綠的樹叢中，我發見一個蜷伏着面色和我一樣而穿着黃色軍裝的人，睜着圓黑的眼，張着黑齒的嘴，向前而窺視；手中持着一支能射殺人的槍，正在瞄準，而且似乎正向着我。我吃了一驚，趕快的躲過去。

我走到一顆樹下，在樹根邊，也蜷伏着一個人，同樣拿着槍，同樣在瞄準，我慌忙的避開。然而不管我走到何處，只要有土阜或草叢的遮蔽物，便有一個襲擊者在潛伏着。槍口都向着我。顯然我將成爲他們底捕獲物，我底命運已在他們槍桿之下支配了。我企圖逸脫，我從廣場上穿過去，迎面而來却有更多的黃色軍裝的人，各自背着槍，步伍整齊的走來。他們底統率者則爲與他們不同種的身高而白的人。我恐懼驚皇，茫然無所措的在等候最後命運之來臨！

然而他們走過去，平安的走過去，他們忘記我之存在，他們未予我以注意。他們是蔑視我嗎？他們是珍惜他們底子彈。

他們既有殺人的武器，更精殺人的技術；他們現在是正在預備，正在操練，正在等待。他們是等待一個恰當的殺人的機會。

他們現在雖有殺人的心思，但尙無殺人的必要。不過躍躍欲試而已。

我注視着，注視着，從他們的眼裏，從他們的心裏，從他們的槍口，從他們的刀前，我找着了驚異，我找着了敵意，我更找着了不安。

爲什麼他們的統率者與他們的顏色不一樣呢；爲什麼他們皮膚的顏色反和我們近似呢；我於此不能不驚異。

號五十路院物博海上

信昌有限公司

◀ 品出廠名各理經家獨 ▶

派生氏公司	蒸汽透平機
史莫萊公司	紡紗機器
赫脫斯萊公司	織布機器
發麥諾頓公司	漂白染整理機器
華登電機廠	馬達及發電機
嚴利生廠	電開關
瓊生斐利浦廠	電棧及方欄
聯合燈泡廠	太令司電燈泡
羅泰公司	皮帶駝毛帶帆布水管
及他不及備載		

他們既如此孔武而凶暴，何以復忠厚而馴服呢？好一副矛盾者底相。我於此更不能不驚異！

他們與我們曾經有過關係麼？我仔細尋思。是的，我們與他們曾經有過關係。他們不是安南人麼？在一個不幸的事件中，被強暴者劫持而去。離現在已經是很久很久的時候了。

在將被劫持的時候，我們豈不是曾經奮鬥過抗爭過嗎？既被劫持後，豈不是彼此都感到切膚之痛而深深的把這沒世之仇永記在心中嗎？然而痛苦在時間中消亡，記憶在時間中泯滅，現在我們便成爲漠不相涉者了。

從前我們雖不能算作嫡親兄弟，但可算得堂兄弟的。現在竟認賊作父，甘心受強暴者驅使，挾着殺人的利器來到我們國土，不復認我們爲兄弟，而槍口都在向着我們了。雖尙無殺人暴行，但威嚇可怕！

在威嚇的槍下，我們已沒有兄弟的情義存在，我們有的是敵意了。從親愛的兄弟走到相殺的仇敵，這都是時間造成。然而我們又何其善忘呢？我回思，我悵望，我不禁悲從中來。

一般人都靜觀着，既不以其操練爲可慮，也不復想彼此過去之關聯，惟無邪心的來觀賞他們操練，豈不知這是敵人馳驟於我們國內。這多麼寬容，真令人可佩。然而我却不能不感着不安！

這時遊人很少，大概很多還在酣睡吧？也許正做着香甜的幸福的美夢。他們豈知尙有敵人在

他們底國中操練嗎？這種漠然若無所事的精神，較之寬容，更是太上忘情了。然而我獨自感着不安。

我茫然的立着，我面前展開了一片殺人的戰場；我看見短小精悍的敵人在呼喊着，在馳逐着，砲聲轟轟，槍鳴像燃竹似的在衝鋒前進。我們底軍隊一個個在無抵抗的任人殺戮，任人繳械；我們底人民也是無抵抗的任人殺戮，任人蹂躪。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財寶，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被敵人佔領了。我們很難聽到雄壯的抵抗之音，我們僅聽到微弱的呼救的叫喊。我們的兵士，是渴求着流血嗎？我們的人民也是渴求着流血嗎？不然爲什麼不抵抗呢？

爲什麼僅有微弱的求救的呼聲呢？然而從民間起來了一點抵抗的聲音，不過是微弱得可憐！這豈還是操練，是在幹着殺人流血的把戲。兄弟們，這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我們國中是很久很久都在操練演習的了。從前你們不是漠不相關嗎？然而他們現在

便真的幹起來了。你們現在驚皇嗎，呼救嗎？可是你們底血已被敵人流得很多了。你們的土地已被敵人侵佔一年餘了。敵人的槍砲還不斷地向我們攻擊。我們現在每個人似乎都感得疼

痛。然而時候過久了，

還如同從前一樣嗎？我怕！

我們現在都有殺敵之心，我們現在都有復仇之志。我希望我們能夠把敵人殺逐出去，以恢復我們的國土。萬一我們不能實現我們底希望，我們難免割膚之痛。我們要記着被割去的兄弟也要記着，我們是兄弟，我們努力準備着，我們等有一天，我們大家來殺賊。但我們要把記着，我們不要再如從前一樣了。我們要把精神永久的結合起來。不管強暴者之如何橫暴；我們只要一有機會便握起手來向強暴者進攻。兄弟們，我們要記着，永遠地永遠地。

我眼睛一閃，面前仍然操練的是安南兵；但我腦海中却是東北日本兵暴行的慘影。安南兵與日本兵的行爲雖不一樣，但刺傷我神經則一致。我默默的走着，我看着遊園者之優閑的態度，我不禁悵然奮然。我從公園中退出。

上海印染公司

國內唯一的國貨工廠印染棉織各種出品

三巖圖 印花花布
三星圖 印花斜紋布
十牡丹 印花軟裝布
雲龍 印花冲直貢

印花冲府綢
印花冲麻紗
印花冲素綢
各色尖斜紋

各色素洋紗
洋紅標布
以及各種色
鮮明持久不變

營業部 上海天津路 九三二八三 電報掛號 存 三三三 工廠 上海華通路高郵橋 一三
五 編 弄 電話 轉接 各部 電話 五〇七一五

一千八百卅萬

萬占山將軍自來滬後，發表收到捐款一百四十餘萬元，各界對此頗為踴躍，因就所知匯交馬氏者，共有二千餘萬；僅以滬上一地而計，已有三四百萬也。據中國銀行行員談：「寄交馬氏之款，本行不特不收匯費；且電報之費亦由本行貼出；僅知電費所用之款已達數千元之譜。故以此可推測馬氏所收到之捐款亦不在少數，決不止一百數十萬元。歐戰後者，先後均經馬氏派員領；馬氏收退，則由代主席邱官晉簽名具領」。同時，東北義勇軍監察委員會主席兼上海方面各項救國勞軍捐款查賬會計師潘序倫，因此事對於社會信用所關太鉅，不宜聽其為不負責任之傳述，乃致電馬氏，請其宣佈實收數目。曾一日邱官晉談，總數為一百六十九萬餘。這公佈前一晚，忽接馬氏電稱，曾代收捐款一萬數千元；一日馬氏公佈收到捐款數目；謂共收到一百七十一萬三千八百廿四元六角七分六厘（此為一百六十九萬餘加馬氏代收一萬數千元之數）。馬氏發表之匯收情形及手續書函，歷述收款地點，收到銀行與郵匯款手續及自廿年十一月抗日起至敗退同國止詳細說明，并附贈目清單，以觀其不虛，僅錄其收數總數如上。於是，真相大白，一千八百卅餘萬元乃不知去向，而彼輩已發財者幾喜「發財有道」矣。滬地市商會、總工會、律師公會等團體，一日開會議決組織各界清查救國捐款委員會，進行清查工作。（讀者如將此條要聞與本期王慶華君所作之一「棺材裏伸出手來」一文互相參閱，所得更多）。

察局急轉直下

汪精衛廿八日聯名通電對察事有所表示後，馮玉祥於廿一日通電仍聲明從事抗日，並未變其態度，雙方均顯破裂。但以前種種調解，形勢乃急轉直下，和平希望甚遠。何應欽三日午接見記者，談：「擬有三項和平辦法電馮，馮如採納，當可迎刃而解：（一）馮馮取消名義；（二）馮馮改組之土匪軍隊等部撤至張北一帶，俾宋可退還主持；（三）馮馮撤出後，宋未到察前，由陸軍部以察警司令部名義維持治安」。同時，馮馮軍大舉進攻多倫，部隊亦乏補給，環境日見惡劣，四日乃

表示可接受何所提之三項辦法；一面電李烈鈞：謂「發生內戰其心不願，汪精衛所提四事，完全接受，冀得諒解，請轉達於政府」云云；又電顧炳勳，決結東軍事，所有察省軍政權即由中央派員接收，以免生其他枝節。李烈鈞當代馮向汪轉達。汪五日已有復電，表示極佳。而宋哲元亦於五日曾與伯誠等由平赴沙城，當晚七時宋即晤孫良誠，俾關係於下花園，結果圓滿。馮六日通電全國表示本和平愛國之旨，並認國家不堪再有內戰，因宋回察任，守土有人，特結東軍事，交還政權，脫卸仔肩。馮軍進犯多倫，已於廿九日分兩路開始作戰，迄五日馮軍進至距多倫十英里地點，多倫危懼日迫；一說謂已被馮軍佔領，察邊吃緊。至接收奉天戰區事似已告一段落，除遣化運安縣長尚未趕到外，其餘已全數接收。戰區所駐紮之日軍業於四日開始撤退，預料八日可撤竣。然已接收之各縣長辦事殊感棘手，日軍不但不干涉，且派兵「保護」，絲毫不得自由，故有人云，係演「新女起解」；嗟呼，接收戰區如是如是，可發一嘆。

美國復興運動

當世界經濟會議開幕前華府談話未舉行時，羅斯福總統即以抬高物價為繁榮國內經濟之唯一方策；遠經濟會議開會時，羅氏努力發展「經濟的國家主義」，致其政策（如禁金出境，廢止金本位，貶落金元匯價，通貨膨脹等）與貨幣問題不諧，而使經濟會議大受挫折。先是（七月上旬）羅氏網羅內閣閣員及辦理復興大員，組織復興與政務會議，（因其權力超過內閣，人稱太上內閣）並授以制全國實業之大權。其後國家經濟復興局主任薩森將軍製成實業總規：「自本年八月廿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各履主應遵守下列之條件，即不願用未滿十四歲以下之幼童，自十四至十六歲之幼童，每日工作時間至多以三小時為限。雇員工作時間，每星期至多以四小時為限。工廠工人工作時間，每星期至多以二十五小時為限。無論何種情形，工人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各商

店營業時間，每星期不得少於五十二小時。其在不滿二千五百人城市中之店舖僱用二人者，則關於雇員及工人工作時間最大限度不適用之；但以不在商業繁盛區域之城市為限。此外若干專門工業，亦不適用此項工作時間之限制；但超過限制時間之工作，應另給高於普通工資之報酬。雇員工資，每星期由十二元至十五元；工人工資，每星期十四元；各履主出售貨物，其價值不得較七月一日之價值為高，否則則消費人，以圖過分之利益，應予以禁止也」。太上內閣通過後，復於廿日經羅氏批准。廿四日羅氏廣播演說後，全國各地響應者立至，於是失業人重獲工作者，有五十萬人，而八萬萬五千萬之公債票亦於一日間銷售一空，國家信用乃大增。紐約證券交易所及芝加哥穀物交易所均先後訂定章程，嚴峻限制投機交易。美政府中人，四日夜表示，若輩情投機抬高物價之時期將近終止，實業復興計劃已入成功途徑云；並有峻急膨脹通貨方案將永不採用，致物價可漸序抬高，而過制投機等語；其得意之狀，可見一般矣。

甘地監禁一年

甘地於離非武力反抗之新運動之前，發表告英國國民書，略稱：「印度和平，決不能由政府方面取獲，亦非頒佈命令所能濟事。英國人民若欲印之昇平，即當信賴國民大會。余酷愛英國民族其中雖有少數認余為敵人，但余敢預言，彼等終有一日，恍然大悟，而以余之請求為有理由」云。其後開始進行後，一日具在阿赫美達巴，甘地與夫人及秘書並修道士廿二人即被印度政府逮捕；據政府發表文告，逮捕甘地理由為：「政府之意，軍衆反抗與各個反抗，實無分別。甘地之欲實施各個非武力反抗，將因以促起軍衆非武力反抗，而以前所發生之不幸結果，恐將再見」云。四日釋放，但當道命甘地留居普那，勿得參與非武力反抗運動；甘地不從，遂立即重加逮捕，當日列處監禁一年，與普通囚者同等看待，不復予以從前之優待。印度西北邊界巴覺里部落之柯特凱村受英空軍轟擊，致使該部落叛變者就範云。

「鄙人從前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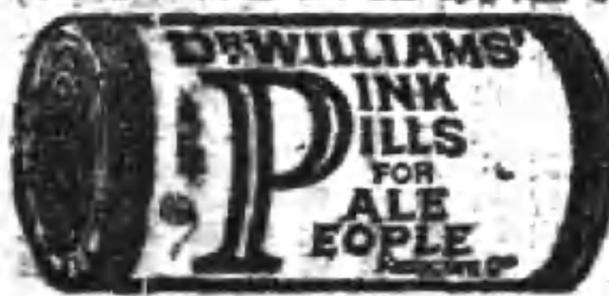


神經衰弱精神疲倦未老先衰諸般痛苦此無他血液虧損之結果耳腦因不得血液之滋養而衰殘消化亦因此而失序於是營養愈趨不良腦病人所畏之失眠亦每繼起然而屢試屢驗之藥品却在目前在即天下馳名之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是也斯丸確能增加血球質與血數量醫界知之甚審質言之益血生血是耳血既由斯丸補益而稠紅則全體壯強腦力復健神經穩定消化佳良必矣一切腦疾與一切病症由於血虧而起者治之之藥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無更可靠之品以其能製造新潔稠紅之血液而使君宛似新人也

前任鎮海要塞司令部軍醫官現行醫於浙江餘姚邵家衝裘慶華醫生來書云「鄙人嘗患神經衰弱頭眩心跳多夢不眠肌瘦胃呆各種鎮定藥及補劑均乏實效乃試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兼吞清導丸體力漸健食量日增精神日益不久痼疾全消頓離苦海因書此以表謝忱焉」



韋廉士吸入止咳片含在口中即發出芬芳殺菌止痛之偉大之治療氣體週循呼吸器全部使膜衣之炎腫消退積痰化除呼吸舒暢病菌絕滅是則此片勝於其他僅僅入胃之藥不亦明甚是故治療呼吸器病欲奏舒適而又神速之大效須以韋廉士吸入止咳片薰治其喉肺也



士廉韋
吸入止咳片

乃新式可
以吸氣
收體之
藥片



科學方法直接治療咳嗽傷風喉痛哮喘氣管支炎以及其他喉胸疾病

韋廉士吸入止咳片含在口中即發出芬芳殺菌止痛之偉大之治療氣體週循呼吸器全部使膜衣之炎腫消退積痰化除呼吸舒暢病菌絕滅是則此片勝於其他僅僅入胃之藥不亦



明甚是故治療呼吸器病欲奏舒適而又神速之大效須以韋廉士吸入止咳片薰治其喉肺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每瓶大洋一元或直向上海江西